

这道关拦下过谁

论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与分辨功能迁出可读区

经济学 × 艺术学 × 工程学

作者 王德生 + Claude

栏目 学科通融 · 站外碰撞

篇幅 约2.0万字 · 27页

发表 2026年8月2日

摘 要

人工智能把「生成一份合格证据」的成本对所有人同时压到接近于零，随之出现的现象是投递量暴涨、通过率上升、堵塞加剧，而录取比例不动。经济学把出路放在新的可计量产出上，工程学放在把过程做稳上，艺术学放在改变「什么才算值得做」上——三条处方在同一个招聘现场正面分岔。三家共同假定了出路可以在一个终点上单独结算，而**推翻这条假定的材料来自其中一家自己**：生产率 J 曲线表明，实施期里被记作成本的那一项才是当期真正的产出，终点与手段在账上换过位置。由此得到的判断是：**内卷不是竞争过度、不是流程失控、也不是意义流失，而是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分辨不会像资格通胀那样往上迁到更高一级的门槛，而是整体迁出可读区，落到那些不能被生产、只能由会被追究的位置去承担的凭据上；而由于绝大多数门槛没有作者，饱和的关不会被撤下，只会被继续满足。文中给出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这道关最近一百次判定里拦下过几次）、一个三领域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饱和关占比）、两轴四格与最危险的那一格（空关）、一条有固定次序的出路及其插手点、十二处兑现、一条反直觉的推论（**门槛权属不变时，任何提高筛选精度的努力都会缩短这道关自己的存续期**）、两处反过来把本文削小的约束、与十种既有说法的判决性分界（含与本栏之一、之八、之十五、之二十三、之四十的对照）、七条排除了最强竞争解释的判错条件，以及一条写死到二〇三〇年底的赌注。**本稿为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不报告任何虚构的样本、统计结果或实验结论。**

这一篇由哪三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撞成

三家在「人工智能时代内卷的出路该放在哪一样上」这同一问题上给出互斥答案：经济学说出路在新的可计量产出，过程与条件都是手段；工程学说出路在把过程做稳，产出只是规格、条件是给定；艺术学说可读的东西一律可复制因而一律贬值，出路只能在改变「什么才算值得做」这套条件上。三条处方在同一个具体处境里正面分岔，无法同时执行。 三家均为站外的公开文献，链接直达原始出处，可自行核对。

经济学 · 生产率 J 曲线与通用目的技术

[The Productivity J-Curve: How Intangibles Complemen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Brynjolfsson, Rock & Syvers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3\(1\), 2021\)](#)

通用目的技术需要大量互补性无形投入，而这些投入被记作成本、不被记作资本，故新技术早期的生产率增长被系统性低估、收获期又被高估；把与计算机硬件软件相关的无形资产计入后，到 2017 年底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比官方口径高 15.9%。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mac.20180386>

工程学 · 加速与稳定之间的取舍[Measuring the Impact of Early-2025 AI on Experienced Open-Source Developer Productivity \(Becker, Rush, Barnes & Rein, METR, 2025, arXiv:2507.09089\) ; State of AI-assis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DORA / Google Cloud, 2025\)](#)

METR 随机对照试验：16 位资深开源开发者在自己熟悉的仓库里完成 246 个真实任务，实测使用 AI 后完成时间延长 19%，而他们事前预计缩短 24%、事后仍估计缩短 20%。DORA 2025：AI 采用与交付吞吐、产品表现转为正相关，而与交付稳定性持续负相关。

<https://metr.org/blog/2025-07-10-early-2025-ai-experienced-os-dev-study/>

艺术学 · 作品的地位不在物件里，在那套实践里[AI Art and Artists: What They Are, What They Could Be, What They Should Be \(Dominic McIver Lope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026\)](#)

生成系统的产出之所以还能算作品，仅仅因为它部分地是一次人类行为的产物；而更要紧的问题不是它们是什么，是它们应当是什么——作品的地位不在物件里，在那套确立了什么算作品的鉴赏实践里。

<https://doi.org/10.1093/jaac/kpag001>

目 录

摘 要.....	5
关键词.....	5
一· 导论：三个行当在同一年里堵在同一个地方	5
二· 三家的位置：三条终点不同的出路	6
三· 冲突定位：三条处方在同一个处境里分岔	7
四· 三家共同假定了什么，以及推翻它的材料来自哪一家.....	8
五· 承重判断：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	9
六· 两轴四格，与最危险的那一格	11
七· 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	12

八·一个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	13
九·出路是一条有次序的路，不是三选一	14
十·十二处兑现.....	15
十一·一条反直觉的推论：越把关做准，它饱和得越快.....	16
十二·两处反过来缩小本文的约束	17
十三·与最近的几种说法的分界	18
十四·与本栏几篇同族文章的分界	20
十五·三家为何各自到不了这一条	21
十六·这个判断底下还站着一块更大的地	22
十七·一旦被制度采用会发生什么	23
十八·判错条件.....	23
十九·不适用的边界	24
二十·伦理与执行边界	25
二十一·结论，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25
附·本文自己是不是它所描述的那样东西	25
注 释.....	26

摘要

人工智能把"生成一份看得过去的合格证据"的成本，对所有人同时压到了接近于零。随之出现的现象是：投递量暴涨、通过率上升、堵塞加剧、而录取比例不动。对这一现象，三门学科给出三条互不相容的出路。经济学把出路放在新的可计量产出上，认为通用目的技术的红利要等互补性投入积累够了才兑现；工程学把出路放在过程上，认为只要控制系统足够强，加速就不会带来失稳；艺术学把出路放在条件上，认为可复制的东西一律贬值，只有那些还要求人亲自到场的东西才留得住价值。三条处方在同一个具体处境里正面分岔，无法同时执行。

本文论证，三家共享一条从未被说出的假定：**出路可以在一个终点上单独结算**——只要自己那一样达成了，另外两样会跟上或不再重要。推翻这条假定的材料来自其中一家自己：生产率J曲线表明，在通用目的技术的实施期，被记作成本的那一项才是当期真正的产出，而被记作产出的那一项目在当期系统性偏低。终点与手段在账上换过位置，而三家的结算规则没有跟着换。

由此得到的判断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卷，不是竞争过度，不是流程失控，也不是意义流失，而是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当生成一份可被第三方读取的合格证据的成本对所有类型同时塌陷，分辨就不能再停留在任何可读的地方；它不会像资格通胀那样往上迁到更高一级的可读门槛，而是整体迁出可读区，落到那些不能被生产、只能由某个会被追究的位置去承担的凭据上。而由于没有任何位置被指定为门槛的作者——没有谁有权宣布一道关已经作废并为此负责——饱和的门槛不会被撤下，只会被继续满足。内卷就是这段"继续满足一条不再分辨任何人的界线"的时间里耗掉的全部劳动。

本文给出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这道关最近一百次判定里拦下过几次），一个三领域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饱和关占比），一张两轴四格的辨别表并指认最危险的一格，一条有固定次序的出路及其插手点，十二处跨领域兑现，两处反过来把本文削小的约束，与十种既有说法的判决性分界（另与本栏同日发表、同三学科的《认领物》给出两处方向相反的对照与一条可同时判两篇的检验），七条排除了最强竞争解释的判错条件，以及一条写死到二〇三〇年底的赌注。

关键词

可读门槛 门槛饱和 空关 分辨迁移 判定权属 人工智能与内卷

一·导论：三个行当在同一年里堵在同一个地方

二〇二五年，招聘平台领英上的投递量比上一年增加了四成五，平均每分钟一万一千份；招聘方对记者说，收到的简历"高度相似"，越来越难挑出真正合适的人。同一年，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几个学术会议里，有一个的投稿量从大约一万五千份涨到三万份以上；一本管理学期刊把二〇二二年底之前与之后各二十三个月的投稿量做了对比，后一段比前一段多出四成二，而同一份数据里，新冠期间的那次投稿高峰只

有两成。软件行业的年度调查则报告：采用人工智能的团队交付吞吐量上升、开发者自评的效能上升，而交付的稳定性持续下降；另一组遥测数据显示，合并请求在评审队列里的中位停留时间大幅拉长，同时有三成一的合并请求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评审就被合入。

三个行当，三种材料，堵在同一个地方：**进来的东西变多了，每一件都合格，而分辨谁该被接住这件事塌了。**

这不是"竞争变激烈"的另一种说法。竞争激烈意味着有人被淘汰；这里的情形是，淘汰这个动作本身失去了依据。招聘方并不是在一千份合格简历里挑出最好的一百份——他们是在一千份彼此难以区分的合格简历面前，退回到了推荐、内部转介、以前共事过的人。期刊编辑并不是在更多的稿件里更精细地挑——他们是在扩大"编辑直接退稿"的比例，并把真正的判断压回到一个不公开、不记录的环节。软件团队并不是在更多的代码里更严格地评审——他们是在让越来越多的东西不经评审就合入。

三个行当同时发生的这件事，在既有的账本上没有一个字段。投递量的暴涨被记为"活跃度上升"，通过率的上升被记为"质量改善"，合并频率的上升被记为"吞吐提高"。**每一个读数都是正号，而所有人都感到更堵。**

问题因此要这样问：这堵在哪里？出路在哪一样上？本文先把三门学科各自给出的答案摆开——它们不是三种侧重不同的说法，是三条不能同时走的路。

二·三家的位置：三条终点不同的出路

选这三家，不是因为它们离得远，是因为它们各自锁死了一个不同的终点，而且每一家都认为另两样只是手段。

2.1 经济学：出路在新的可计量产出

经济学这一支的承重主张是：**新技术的价值最终必须以可计量的产出兑现；在兑现之前的一切困难，都是实施期的现象。**这一主张最完整的形式是生产率 J 曲线：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通用目的技术，需要大量互补性的无形投入——组织重组、流程再造、技能培养、数据管线——而这些投入在国民账户里被记作成本，不被记作资本。于是新技术早期的生产率增长被系统性低估，等到无形投入开始收获，又被系统性高估。作者用美国数据做了一次调整，把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相关的无形资产计入之后，到二〇一七年底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比官方口径高出百分之十五点九（Brynjolfsson, Rock & Syverson, 《美国经济杂志：宏观》2021）。

在这条主张里，路径是清楚的：**条件先变（技术便宜了），然后分工重组，最后长出新的产出形态。**组织重组是手段，产出是终点。堵塞的原因是终点还没长出来，处方因此是：加快互补性投入，尽早让新的可计价产出出现。经济学并不否认过程重要，也不否认价值观重要——它只是认为，那两样在产出出现之前无从判断，在产出出现之后不必再争。

2.2 工程学：出路在把过程做稳

工程学这一支的承重主张是：**你能设计的只有过程；产出是过程的读数，环境是过程的约束。** 判断一件事做成没有，看的是过程的变异是否被挤出去——同样的输入，是否可靠地得到同样的输出。

这一主张在人工智能这件事上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读数。二〇二四年的行业年度调查报告：采用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个人生产力、心流与工作满意度，但对交付稳定性与吞吐量产生负面影响。二〇二五年的调查更新了一半结论——吞吐量的关系转正了，人们学会了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用——**而与交付稳定性的负相关关系依然存在**（DORA,《AI 辅助软件开发现状》2025）。报告自己的解释是：人工智能加速开发，而加速会把下游的弱点暴露出来；没有强健的控制系统——自动化测试、成熟的版本管理、快速反馈——变更量的上升就会变成不稳定。

同一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给出了更硬的一笔材料：十六位有经验的开源开发者在自己熟悉的仓库里完成二百四十六个真实任务，每个任务随机分配"允许用人工智能"或"不允许"。开工前他们预计允许使用会把完成时间缩短两成四，做完之后他们估计缩短了两成；实测是**延长了一成九**（Becker, Rush, Barnes & Rein, METR, 2025）。

工程学的处方因此是：先把控制系统建起来，再谈提速。产出是规格，条件是给定，**要动的只有那条路。**

2.3 艺术学：出路在改变什么才算值得

艺术学这一支的承重主张是：**一样东西值不值得做，由它所处的那一套鉴赏实践决定；物件本身与制作方式都是手段。** 当代美学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一个代表性立场是：生成系统的产出之所以还能算作品，仅仅因为它部分地是一次人类行为的产物；而更要紧的问题不是"它们是什么"，而是"它们应当是什么"——也就是说，作品的地位不在物件里，在那套确立了什么算作品的实践里（Lopes,《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2026）。

把这条主张放到本文的问题上，它给出的诊断相当锋利：**可复制的东西一律贬值，而可读的东西一律可复制。** 一份能被第三方读取并据以判定的证据，正因为它可读，才可以被生成。艺术学看得见这一点，因为它已经在自己的领域里看了一百年——每一次复制技术的进步，都把价值从物件推向物件之外的那些条件：来源链、在场、谁经手过、在哪个场合被看见。

艺术学的处方因此是：不要在产出上找出路，也不要过程上找出路，**要改的是"什么才算值得做"这套条件。**产出与过程都会跟着条件走。

三·冲突定位：三条处方在同一个处境里分岔

三条处方读起来都不算离谱，甚至有点互补的样子。把它们放进一个具体处境，互补就没了。

处境：一家中型公司的招聘。岗位三个，投递一千二百份，其中约九成通过了自动筛选的全部硬性条件——学历、年限、关键词、格式。招聘负责人手上有一个季度的预算和两个人。

- **经济学的处方**：这三个岗位的产出定义已经过时了。停下来重新定义岗位要交付什么，把评价改到新的产出上——比如不看简历看一个真实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新的产出口径立起来，筛选自然有依据。
- **工程学的处方**：不要动定义，先把流程做稳。加一道结构化面试、一道标准化测评、一份评分表，把面试官之间的差异挤出去。评价的信度上来了，判断自然可靠。
- **艺术学的处方**：前两条都会加速失效。你新定义的产出会在一个季度内被人用同样的工具做出来，你新加的测评会在一个季度内被针对训练。真正的出路是改变你在意什么——去看那些不能被生成的东西：这个人跟谁共过事、在什么难处上待过、有谁愿意为他背书。

三条不能同时做。第一条要求停下来重定义，第二条要求不许动定义，第三条要求放弃"可以用一份材料判定"这个前提。而且每一条在另两条看来都是病灶：

- 在艺术学看来，工程学每天在做的那件事——把判断固化成可重复的规程——正是让门槛可被生成、因而必然失效的那件事。
- 在艺术学看来，经济学每天在做的那件事——把新东西变成可计价的产出——正是让分辨迁移到可读区、因而必然被廉价复制的那件事。
- 在经济学与工程学看来，艺术学的处方不是处方，是取消问题：把判断交给"谁认识谁"，既不可扩容，也不可申诉。

三家争的，说到底还是"出路"该放在哪一样上。而这个"该放在哪一样上"的争法本身，藏着一条三家都没说出口的假定。

四·三家共同假定了什么，以及推翻它的材料来自哪一家

4.1 那条共有假定

把三家的争论压成一句话：三家争的是出路该放在哪一个终点上结算。经济学说结算在产出，工程学说结算在过程，艺术学说结算在条件。

三家因此共同假定了一件事：

> 出路可以在一个终点上单独结算——只要那一样达成了，另外两样会跟上，或者不再重要。

这条假定念给三家听，三家都会说"这还用说吗"。它不是谁的主张，它是三家的主张之所以能成为主张的那个前提：如果不预设某一样是终点、另两样是手段，"出路在哪一样上"这个问题根本问不出来。

4.2 推翻它的那件材料，来自经济学自己

推翻这条假定的材料不必从外面搬。它就在第一家自己的成果里，只是那件成果在自己的领域里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

生产率 J 曲线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统计上看不到新技术的效果。** 它的答案是：因为在实施期，无形投入被记作成本，而它们所产生的资产没有被记作产出。

把这句话换一个方向读，得到的却是另一件事：

> **在实施期，被记作手段的那一项（组织重组）才是当期真正的产出；而被记作终点的那一项（可计量产出）在当期是一个系统性偏低的滞后读数。到了收获期，二者又反过来——同一个终点开始系统性偏高。**

也就是说，**终点与手段在账上换过位置，而且换过不止一次。** 这不是测量误差，这是 J 曲线这个命题本身的内容：它说的正是同一样东西在一段路的前半段是投入、在后半段是产出。

一旦承认这一点，三家的共有假定就站不住了。三家的错不在于选错了终点，而在于假定**终点在整段路上是同一个**。经济学的产出终点在实施期读不出该期最重要的东西；工程学的过程终点在生成工具普及之后不再是稀缺物——过程本身现在也可以被生成；艺术学的条件终点从来不能被直接瞄准，它只是前两样的结果。三条路各自都对，只是各自把自己那一段当成了全程。

经济学自己知道这件事，但它把这件事处理成"测量滞后"，不处理成"结算位置在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它看得见 J 曲线，却看不见本文要说的那一条。

4.3 由此打开的问题

如果终点会移动，那么真正要问的就不是"出路在哪一样上"，而是：

> **当一个终点因为达成成本塌陷而不再分辨任何人时，谁有权宣布它不再是终点？**

这个问题在三家的框架里都问不出来。它也正是本文接下来要回答的那一个。

五·承重判断：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

5.1 名与义

先把两个词定死。

可读门槛：一道用可被第三方读取的证据来判定"够不够格"的关口。它的特征是判定依据以可传递的形式存在——一份简历、一次查重、一套格式规范、一组单元测试、一张证书、一个达标线。可读的好处是它可核查、可申诉、可扩容；可读的代价是它可被生成。

门槛的作者：一个有权宣布这道关作废或改写、并且要为此决定承担后果的具体位置。注意它不是"制定标准的人"——标准的制定往往有人负责，而标准的**废止**通常没有。一家公司有人签字定下"本岗位需五年经验"，却常常找不到任何一个位置有权在五年之后说"这一条已经不分辨任何人了，撤掉"。

有了这两个词，承重判断可以写成一句：

＞ **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卷，不是竞争过度，不是流程失控，也不是意义流失，而是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当生成一份合格证据的成本对所有类型同时塌陷，分辨就不能再停留在任何可读的地方；而由于绝大多数门槛没有作者，饱和的门槛不会被撤下，只会被继续满足。内卷是这段"继续满足一条不再分辨任何人的界线"的时间里耗掉的全部劳动。**

三个被否定的说法，各来自一家：竞争过度是经济学的划界标准，流程失控是工程学的，意义流失是艺术学的。三条都描述了真实的现象，三条都把病灶放错了地方。

5.2 为什么它不像资格通胀那样往上迁一级

最容易把本文的判断吸收掉的说法是资格通胀：门槛失效了，那就再设一个更高的门槛，历史上一向如此，学士变硕士，硕士变博士。

这条路走得通，靠的是一个前提：**信号之所以能分辨，是因为它对不同的人成本不同。**这是斯宾塞式分离的全部内容——高能力者拿到那个信号更便宜，所以愿意拿；低能力者不愿意。当一个信号被太多人拿到，它就不再分离，于是市场找一个更贵的信号，成本差重新拉开，分离恢复。梯子一级一级往上，每一级都还能站人。

人工智能带来的成本塌陷不是这种塌陷。它压低的不是某一种信号的成本，而是**"生成任何一种可被读取的证据"的成本**，而且对各类型近乎同比例。这意味着：

＞ **任何新设的可读门槛，在设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处在饱和的路上。**梯子不是走到了顶，是每一级在你踩上去之前就已经被踩平了。

这一条给出了本文与资格通胀之间一条可以直接去查的分界：资格通胀预测会出现并稳定下来一个新的、更高的、仍然可读的分离门槛；本文预测不会有任何新的可读门槛稳定下来——设一个，饱和一个。招聘公告里的资格要求、期刊的投稿须知、评审的形式条款，这三处的历年文本都是公开的，可以逐年清点。

5.3 分辨迁到了哪里

分辨不会消失。一个岗位只有三个，总要有一种办法从一千二百人里选出三个。当它不能停留在可读区，它会迁到别处——而它迁去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结构：

＞ **那不是一份可以被生产的文件，是一个会被追究的位置。**

推荐人押上的是自己以后说话还算不算数；内部转介押上的是自己在公司里的信誉；编辑约稿押上的是这本期刊的面子；投资人的引荐押上的是下一次别人还接不接他的电话；一件作品的来源链押上的是每一个

经手人的名声；一次事故里"谁在场"押上的是这个人的职业记录。这一类凭据之所以还能分辨，正因为它不能被生成——生成它需要有人真的把自己放进去。

这件事有两个后果，而且都不好。

第一，**它没有容量**。一个人能为多少人背书？几十个，不能再多。而投递量在以年为单位翻倍。分辨迁到这条通道上，通道立刻堵死，堵得比原来更硬——原来至少人人可以投一份简历，现在连排队的资格都要先认识一个人。

第二，**它没有规则**。谁有资格背书、背错了怎么样、被拒绝的人向谁申诉——这一整套在可读门槛那里发展了上百年的制度，在这条通道上一条也没有。可读门槛的全部好处（可核查、可申诉、可扩容）随着分辨的迁移一次性丢光。

所以内卷不会因为分辨迁走而结束。它只是换了形状：**排队从"多生产一份证据"变成"靠近一个背书位"**——更零和，更不可测，更难申诉。这就是二〇二五年招聘现场正在发生的事，也是本文认为"新经济现象"这个说法名副其实的地方：它不是旧内卷的加剧，它是内卷的载体从可读区整体搬了家，而搬家这件事在任何账本上都没有记录。

六·两轴四格，与最危险的那一格

一个名字不是一条辨别维度。要让它能分辨，得有第二根轴。

第一根轴是这道关的**分辨力**：最近若干次判定里，它把人分成两堆了吗，还是几乎人人通过。第二根轴是这道关的**权属**：有没有一个位置，有权宣布它作废，并且要为此决定承担后果。

	有作者	无作者
有分辨	① 正常筛选 ：关在拦人，也有人负责它拦得对不对。	② 硬关无主 ：还在拦人，但没有任何位置能改它。历史遗留的资格条款多半在这一格——它可能拦错了人，而没人有权撤。
饱和	③ 已知失效，正在处置 ：有人测出它不再区分，并且正在废止或替换。考务方别题就是这一格。	④ 空关 ：不拦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位置有权废。

第四格是本文要打的那一格，本文给它一个名字：**空关**。

选这一格，不是因为它最坏看，是因为它**最不像有问题**。一格值得被打，要满足三条，缺一条说明第二根轴选错了：

其一，它在**短期指标上表现为改善**。一道从不拒绝的关，在报表上产生的是这样几个数字：通过率高、平均处理时长短、退回重做的次数少、投诉为零。这些数字在任何一套流程评价里都是好数字，通常被读作"候选人质量提升""流程顺畅""合规达标率上升"。

其二，它的失效不产生任何信号。 这是三条里最要紧的一条。一道从不拒绝的关，在日志里与一道从不被触发的告警长得一模一样：都是一串"通过""通过""通过"。系统没有任何机制会去问"为什么全是通过"。相比之下，一道**错拦**的关会立刻产生信号——被拦的人会申诉。**只有不拦，是安静的。**

其三，它自我加固。 一个流程越正规化，关口越多；关口越多，每一道的责任越分散；责任越分散，越没有任何一个位置有权废除其中任何一道。于是**正规化程度与空关数量正相关**——这与人们的直觉正好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正规化会淘汰无用环节。实际情形是：新增一道关只需要一个理由，废除一道关需要一个授权，而多数机构只有前者的流程，没有后者的。

三条齐了，靶格成立。也正因为三条齐了，空关不会被自己发现——**它只能被从外面数出来。**

七·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

要把一格从纸上落到地上，需要一句可以拿去问文件的问话，而不是拿去问人的判断。本文的那一句是：

> **这道关，最近一百次判定里拦下过几次？**

这句话里没有"应当""合理""充分""实质性""真正"。它问的是记录，不是意见。任何一个既有流程都可以被这样问一遍，而多数流程从来没有被这样问过。

把它在五个场合各跑一遍，答案互不相同：

招聘的简历初筛。 查申请人跟踪系统的日志，看"未通过初筛"的条数占投递数的比例。这个数几乎所有公司都存着，而几乎没有公司调出来看过。二〇二五年若干招聘方的说法是硬性条件的通过率已经很高——那意味着这道关的答案接近于零。

期刊的形式审查。 格式、伦理声明、利益冲突、参考文献体例。这一道的答案**查不出来**：多数编辑部只统计"编辑直接退稿"的总数，不区分退在形式关还是内容关。而"查不出来"本身就是一个答案——一道从来不被单独统计的关，不可能有人为它负责。

一条持续集成流水线上的某一道检查。 查最近一百次运行里这一道红过几次。这是五个场合里最容易查的一个，一个下午能查完全部关口。而按行业调查的读数，人工智能采用后交付稳定性下降、评审停留时间大幅拉长、三成一的合并请求无人评审——这几个数放在一起，指向的正是评审这道关的答案在下降。

一次艺术征集的初选。 查初选淘汰率。通常很低：初选只滤掉不合规格的投稿，真正的取舍在复选和终选，而复选和终选的依据往往不进记录。

一门课期末考里的某一道题。 这一道有标准答案：心理测量学早就有"项目区分度"这个指标，一道所有人都答对的题区分度为零，应当从题库里剔除，而且**有考务方负责剔**。这个场合是对照组——它落在第三格，不是第四格。

五个答案互不相同，其中至少两个不是从命题里推出来的，是查出来的：期刊那一道的"查不出来"，与考试那一道的"有人负责刷题"。前者是本文没有预料到的一种失效形式（连读数都不存在），后者是本文的边界（存在有作者的领域，本文不适用于它们）。

八·一个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

一句问话只能问一道关。要让不同行当能并排比较，需要一个数。

饱和关占比：一套判定流程的全部关口中，最近 N 次（ N 不少于一百）判定的通过率不低于零点九五的关口数，占关口总数的比例。

它在四个行当里的量纲完全不同，比率却相同：

- **招聘：** 申请人跟踪系统里从投递到发出录用之间的各道关。
- **学术出版：** 从投稿到刊出之间的各道关（形式审查、查重、编辑初判、外审、复审）。
- **软件交付：** 持续集成与交付管线上的各道检查，加上代码评审这一道。
- **艺术征集：** 初选、复选、终选各道。

这个读数有四条性质，本文认为缺一条都不该用。

其一，无量纲，所以三个行当可以并排比较：一家公司的零点八与一本期刊的零点八说的是同一件事——十道关里有八道谁也拦不住。

其二，可事后清点：所需数据在多数机构的既有记录里已经存在，不需要新建任何系统。这也是本文最便宜的一条检验。

其三，它把一个印象变成一个数："这道关形同虚设"是一句人人都说过的抱怨，抱怨不能被检验，比率可以。

其四，也是最要命的一条：它与既有的主要指标正交。 一个与既有指标高度相关的新读数会被立刻读成那个指标的代理，白造。所以要举一个"既有指标最好看、而这个数最难看"的真实例子——举不出来就该重造。

本文的例子是一条**从来没有红过的持续集成流水线**。按既有的交付指标看，它接近完美：变更失败率极低，部署频率极高，平均恢复时间无从谈起因为没出过事。而它的饱和关占比是一——每一道检查都拦不住任何东西。这两个读数指向相反的结论，而且都不是错的：这条管线确实从不失败，也确实从不分辨。

同样的例子在招聘里是：一家录用率千分之三的公司，可以有百分之百的饱和关占比。它看起来筛得极严，实际上每一道公开的关几乎人人通过，最后的取舍发生在一次不公开、不记录、无从申诉的判断里。**录用率低不等于分辨力强**——这两个数第一次被分开，正是这个读数的用处。

九·出路是一条有次序的路，不是三选一

如果三家的处方各是一段而不是全程，那么问题就从"选哪一条"变成"按什么次序走"。本文认为次序是死的，做错次序会让后两段失效。

9.1 第一步：作废先于新建

先宣布旧门槛作废，再设新的终点。 顺序反过来必失败，理由很简单：产能没有被释放。如果旧的关还在，新设的终点只是给同一批产能多加了一道工序——所有人既要满足旧关，又要去够新终点，而新终点由于同样可读，会在很短时间内被同样的工具填满。二〇二四年到二〇二六年之间，招聘方每加一道新的评估形式，就有一批工具在几个月内针对它训练出来，这个循环已经跑过好几轮。

作废这个动作有一条硬要求：**它必须是一个有名字的位置做出的、公开的、指名的决定**，不是"流程优化"。"我们简化了申请流程"不算作废——它不指名是哪一道关、不给理由、不留下可追究的人。作废要写成："第三道关自即日起废止，理由是它在最近一年的四千次判定中拦下过十一次；决定人某某。"

9.2 第二步：给"接住"记账

现在的账只记生产端：投了多少份、发了多少篇、合并了多少代码。接收端只有一个总量——录用几人、接收几篇——没有任何一条记录说明**是谁接住的、后来怎么样**。

这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一栏补上：让"接住"成为一个有名字、有后续、因而有代价的动作。不是为了追责，是因为**一个没有代价的动作不会稀缺，而不稀缺的东西不能承担分辨**。这也是第五节末尾那个困境的唯一解法：如果分辨必须迁到"会被追究的位置"上，那么与其让它自发地迁到不可核查的私人关系里，不如在制度里造出可核查、可扩容、可申诉的追究位置。

这一步必须在第一步之后。反过来先记账再作废，资源会全部投到"把饱和的关记得更精细"上——那正是工程学第一步的失手方式，也是过去二十年绝大多数流程改造实际发生的事。

9.3 第三步：值得性不能被直接瞄准

第三步是艺术学那一段，而艺术学自己知道这一段不能被直接瞄准。什么算值得做，是前两步的结果，不是可以先行宣布的目标。任何"我们从今天起重视原创""我们看重的是真实能力"的宣示，如果没有前两步，只会变成又一道可读门槛，并在设立当天开始饱和——因为"证明自己有原创性"这件事同样可以被生成。

9.4 插手点

三步里，最小可行的插手点在第一步与第二步之间：**作废需要一个能承担后果的位置，而这正是现在不存在的那个位置**。

所以第一个动作不是废除某道关，是**给某一道关指定一个作者**——指定一个具体位置，要求它每年回答一次"这道关最近拦下过谁"，并且这个回答进入它自己的考核。然后看会发生什么。

这个动作成本极低（一份文件、一个字段），后果可观察（那道关一年之内是否被改动），而且它同时是本文最便宜的一条判错条件：如果有作者的关与无作者的关在饱和速度上没有差别，本文的第二根轴就不成立。

十·十二处兑现

跨领域的兑现不是"像"，是"在那个领域里能据此预测一件具体的事"。

一·**招聘**：投递量继续上升而录用率不变的公司，其内部转介占录用的比例会先于"简历质量下降"的抱怨出现。可查：转介比例是多数公司现成的数字。

二·**学术出版**：形式关的饱和会先于"编辑直接退稿率上升"出现，而不是相反。可查：投稿系统里两个环节的时间序列。

三·**软件交付**：无人评审的合并占比上升，会先于事故率上升出现，中间有一个数月的空窗——这段空窗正是所有指标都好看的那一段。

四·**高校招生**：越是推行"多元评价"的招生体系，可读材料（获奖、证书、活动清单）的饱和越快，而最终录用越依赖推荐信里的私人语气。预测：推荐信的长度与具体程度会上升，而其可比性会下降。

五·**政府采购与投标**：资格预审的通过率会趋近于一，而中标越来越依赖此前的履约记录——这是采购领域里少数已经制度化的"不可生成凭据"。预测：新进入者的中标比例会下降，而与"围标"无关。

六·**医学影像初筛**：初筛报告的阴性率趋近于一时，真正的判断压回到那位签字的医师身上，而报告数量继续上升。预测：签字环节的排队时间上升快于阅片环节。

七·**内容平台的入池审核**：合规审核的通过率趋近于一，而分发越来越依赖账号历史与人工加权。预测：新账号的冷启动难度上升，与内容质量无关。

八·**艺术征集与画廊初审**：初选淘汰率下降，而入选越来越依赖此前的展览记录与推荐。预测：首次参展者的比例会下降。

九·**风险投资的项目初筛**：商业计划书的形式完备度趋近于一，而进入尽调越来越依赖引荐。预测：冷邮件的转化率会下降到接近于零，而这一变化早于任何"项目质量下降"的判断。

十·**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上升而岗位不增时，用人方会自行加设第二道门槛；预测：这道自设门槛在两年内同样饱和，然后被第三道取代——而每一道的存续期在缩短。存续期缩短这一条，是本文与资格通胀最直接的对照读数。

十一·**合规审查**：反洗钱、数据安全这类审查的形式条款通过率趋近于一，而真正的拦截依赖少数经验丰富的审查员的直觉。预测：这类岗位的离职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拦截率下降，而所有形式指标不变。

十二·教育评价中的查重：查重率的通过比例趋近于一（因为改写成本塌陷），而学术不端的认定越来越依赖举报与私下判断。预测：查重系统的迭代频率上升而其拦截绝对数下降。

十二处里有两处反过来把本文削小了，下一节单说。

十一·一条反直觉的推论：越把关做准，它饱和得越快

前面十节说的是一个状态。这一节说的是这个状态为什么会加速——而加速的来源，恰好是所有人都在做的那件好事。

推论写成一句：**在门槛权属不变的前提下，任何提高筛选精度的努力，都会缩短这道关自己的存续期。**

论证只有三步。

第一步：提高精度就是把判定依据写得更明确。 一道"综合素质优秀"的关不精确，因为不同的人从这六个字里读出不同的东西。把它改写成"三年以上相关经验、独立主导过至少两个上线项目、有可核对的量化结果"，精确度上升了——这是所有流程改造教科书里的标准动作，也确实解决了不一致的问题。

第二步：更明确就是更可读。 判定依据以更可传递、更不依赖读者的形式存在，这正是"精确"这个词的内容，不是它的副作用。一道精确的关，定义上就是一道任何第三方读了都能得出同一判断的关。

第三步：更可读就是更可被生成。 在生成成本已经塌陷的条件下，一份写得越明确的要求，越容易被针对性地满足——因为它已经把"要什么"交代清楚了。写得含糊的要求反而难对付：你不知道该往哪里使劲。

三步合起来是一句让人不舒服的话：**精确度与可生成性是同一个量的两种读法。** 于是每一次"把关做得更准"，都在把这道关往它自己的饱和推进一步。这与工程学的整套直觉正面冲突——在工程学里，把规格写清楚是消除歧义、提高质量的标准动作，而且它在别的场合确实是。它在这里失效，只因为这里的输入方是有动机、会学习的：规格写给一台机床看和写给一千二百个申请人看，是两件事。

可检验的形式：一道关被"优化"（改写、细化、量化）的次数，与它从设立到饱和所用的时间**负相关**。招聘要求的历年文本、评审细则的历次修订、持续集成检查的配置提交记录——这三处都留着完整的修订史，这条相关可以直接跑，不需要新建任何数据。

写实一点，这个循环长这样：某岗位收到大量不合适的申请 → 把要求写细 → 申请的"质量"上升（通过率上升）→ 被读作优化奏效 → 半年后通过率接近一 → 再加一条更细的要求 → 循环。每一轮的短期读数都是改善，每一轮的长期效果都是把这道关往饱和推进一步。**这个循环里没有任何一步是错的**——这正是它难被发现的原因，也是第六节第二条签名（失效不产生信号）在时间上的展开。

它同时给出了第六节第三条签名（自我加固）的来路。正规化程度高的机构不是因为官僚才不断加关，是因为它们**更擅长把要求写清楚**——而写清楚正是加速饱和的那个动作。结论因此比"官僚主义"难听得多：**能力越强的组织，它的关饱和得越快。**

反过来，这条推论也指出了唯一一个不加速饱和的改进方向：**不要提高判定依据的可读性，要提高判定者的可追究性。**前者改的是关的内容，后者改的是关的权属；只有后者不会被生成掉——一个位置所承担的后果，申请人无法自行生产。第九节那三步之所以是那个次序，根子就在这里。

边界：这条推论只在输入方会学习、且学习成本低的场合成立。输入方无法调整的场合——体检指标、材料强度检验、传染病筛查——把规格写细不会带来任何饱和，反而是纯粹的改善。这条边界与下一节工程学削掉的那一处是同一条线，从另一个方向再画了一遍。

十二·两处反过来削小本文的约束

11.1 工程学削掉的：适用范围

在安全关键系统里，**饱和的关是设计目标，不是失效。**核电站的安全连锁、航空的适航检查、医疗器械的出厂检验——这些关口的行业目标正是让通过率趋近于一。一道经常拦下东西的检验说明上游出了问题；一道从不拦人的检验恰恰说明整条链子是健康的。

这一处直接削掉了本文原本会写下的一句更强的话：

> **原本会写：**凡是通过率饱和的关口都应当被作废。> **现在只能写：**只在**以分配稀缺位置为目的**的关口上成立。

这不是补一个条件，这是把适用范围砍掉了一大块——工业质量控制、安全检验、合规底线，全部不在本文的适用范围内。判据也随之明确：一道关是用来**分配**的（岗位、版面、资金、展位），还是用来**防止**的（事故、污染、伤害）？前者饱和是病，后者饱和是目标。

11.2 艺术学削掉的：价值排序

艺术学告诉本文一件更难的事：**有些分辨在原理上不应当有作者。**

如果给"什么算作品""什么值得被展出""哪种研究方向有价值"指定一个有权宣布作废的位置，那正是审查制。艺术史上每一次这样的指定，都以灾难收场。

这一处削掉的是本文的价值排序：

> **原本会写：**分辨必须有作者，无主的门槛一律有害。> **现在只能写：**无主是**门槛**的病，却是**价值**的健康。本文的处方只适用于以分配为功能的关口，不适用于以评价为功能的判断。

这两处约束合起来，把本文从一条关于"一切筛选"的普遍主张，压成了一条关于"以分配为功能的可读关口"的有限主张。本文接受这个压缩，因为不接受它，本文就会在第一个安全工程师和第一个策展人那里各栽一次。

11.3 经济学补的一处小约束

J 曲线还提醒本文一件事：转型期的既有记录本身系统性偏斜。因此饱和关占比的**绝对值不可跨期比较**，只能同期横比——拿二〇二六年的零点八去比二〇一九年的零点五，比出来的东西不可靠。这一条削掉的是本文原本想主张的"这个读数可以做长时间序列"。

十三 · 与最近的几种说法的分界

本文最容易被吸收进以下十种既有说法。逐条写清楚差在哪，以及怎样才能判出谁对。

一 · **信号理论**（Spence 1973，经济学）。它说到的那一步是：教育等信号之所以能分辨，是因为它对高能力者成本更低。分界在于：斯宾塞式分离依赖**成本差**，而人工智能带来的塌陷对各类型近乎同比例，因而不存在新的分离点。判定形式：若在二〇二七至二〇三〇年间出现并稳定下来一个新的、公开的、可被第三方生成的分离门槛（长期通过率低于零点五），则本判断错而信号理论对；若各机构反复设立新门槛而每一个都在两年内通过率越过零点九，则反之。

二 · **资格通胀**（Collins, 《文凭社会》1979，社会学）。它说到的那一步是：学历要求随供给上升而水涨船高，工作内容不变。分界在于：通胀预设梯子还有更高一级，本文说每一级在被踩上去之前已被踩平。判定形式：若下一个十年里资格要求继续整齐上移一级而录用仍以可读凭据为主，则通胀对；若资格要求停止上移、而录用越来越依赖推荐与共事史，则本文对。招聘公告的历年文本可以逐年清点，第十处兑现给出的"每道门槛存续期在缩短"是同一条的另一种读法。

三 · **内卷化**（Geertz 1963，人类学）。它说到的那一步是：技术不变时，更多劳动被吸收进同一套结构，复杂度上升而人均产出不升。分界在于：格尔茨的前提是**技术停滞**，而本文描述的内卷恰恰由一次技术跃迁引起。判定形式：若在技术冲击最强的行当里内卷读数最弱、在技术停滞的行当里最强，则格尔茨的机制在起作用；若相反，则本文对。这一条可以用同一国家内不同行业的横截面数据判。

四 · **古德哈特定律与坎贝尔定律**（Goodhart 1975; Campbell 1979）。它们说到的那一步是：一个度量一旦成为目标就不再是好度量，因为它会被博弈。分界最锋利，因为**同一份材料两边给出相反评价**：取一批全部真实合格、经第三方复核确认无任何作假的申请。古德哈特读作"指标尚未被腐蚀，制度健康"；本文读作"这道关已经作废，只是还在运行"。判定形式：在有第三方复核的资格考试里，若饱和程度与作假率不相关，则本文的机制成立而博弈不是必要条件；若二者高度相关，则本文可被古德哈特吸收。**这是本文最愿意被检验的一条**——因为它意味着本文的机制里没有坏人。

五 · **柠檬市场**（Akerlof 1970，经济学）。它说到的那一步是：质量不可观察时劣品驱逐良品，市场萎缩甚至瓦解。分界在两处：阿克洛夫要求存在真实的质量差**且卖方知情**，而本文的情形是没有隐瞒、产品确实合格；更要紧的是二者预测方向相反——柠檬市场预测**交易量萎缩**，本文预测**投递量爆炸而成交比例不变**。判定形式：若观察到申请量随门槛失效而下降，则柠檬市场对；若观察到申请量暴涨而录取率不动，则本文对。二〇二五年的两组公开数字落在本文这一侧。

六·注意力稀缺（Simon 1971, 经济学与认知科学）。它说到的那一步是：信息丰裕造成注意力贫乏，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分界在于：西蒙那里稀缺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而注意力原则上可以外包给机器；本文说稀缺的是**有权拒绝并为拒绝承担后果的位置**，它不能外包——一个模型可以读完全部一千二百份简历，但它不能被追究。判定形式：若在把筛选完全外包给模型的机构里堵塞消失，则注意力稀缺对；若堵塞只是从阅读环节移到“谁签字”环节，则本文对。这一条现在就可以在已经全面自动化初筛的公司里查。

七·价值捕获（C. Thi Nguyen, 《伦理学与社会哲学杂志》2024, 哲学）。它说到的那一步是：我们把自身丰富的价值让位给外部提供的、清晰量化的指标，从而被指标接管。分界在机制：阮说的机制是**吸引**——指标因为清晰而诱人；本文说的机制是**无人有权退出**——即使所有人都清楚地看见这道关毫无意义，继续满足它仍然比取消它便宜，因为取消需要一个不存在的位置。判定形式：若给出更丰富的评价方式之后人们自愿放弃旧指标，则价值捕获对；若人们同时保留新旧两套、并把旧的那道关继续走完，则本文对。这一条在推行综合评价的招生体系里已经可以观察。

八·项目区分度与题目分析（心理测量学，Lord & Novick 1968 及项目反应理论的区分度参数）。这是本文最危险的占位者，因为它更成熟也更便宜：一道所有人都答对的题区分度为零，应当剔除——这套方法写进教科书已经半个世纪。分界在于：整套题目分析预设**存在一个考务方**，它有权剔题并对题库负责；而本文说的正是**没有这个位置的那种题库**。区分度是**题目的性质**，饱和关占比是**流程的性质加权属的性质**，而第二根轴在心理测量学里根本不是一个变量。判定形式：若一个组织在测出某道关区分度为零之后的十二个月内把它废除，则那道关是有作者的，本文不适用于它；若它测出来、写进报告、而关照旧运行，则本文适用。任何做过流程审计的机构都可以立刻查这一条。

九·目标置换（goal displacement, Merton 1940 / Selznick 1949, 组织社会学）。把本文的命题去掉本领域名词、只留下形式，得到的是“一个用来分辨的装置在失去分辨力之后继续被维持”。这个形式在组织社会学里已有八十年历史。分界在于：目标置换里装置**仍在起作用**（人们过度遵守它，遵守本身取代了用途）；本文里装置**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它谁也不拦），而人们仍在为它加码。前者是过度执行，后者是空转。判定形式：移除该关口，若引起可观察的质量下降，则是目标置换；若移除后各项质量指标不变而工时下降，则是本文说的空关。这个移除实验在多数机构里可以低成本做一次。

十·成功陷阱与能力刚性（Levinthal & March 1993; Leonard-Barton 1992, 组织学习）。这一组是“越成功越失败”这类反转模板里最贴近的两个，必须点名。分界在于：这两条的机制都在**组织的能力**——过去的成功把组织锁死在旧本事上；本文的机制不在能力，在**判定的权属**。一家能力完全没有僵化、随时可以换做法的组织，照样会守着一道空关，因为换做法不需要授权，废一道关需要。判定形式：取两组组织，一组能力更新频繁、一组僵化，若空关比例与能力更新频率不相关而与“是否设有废止流程”相关，则本文对。

十条里最近的邻居是第八条。本文之所以仍不能被它吸收，只有一个理由：**它假定了那个本文认为已经缺席的位置**。剔题这个动作在心理测量学里从来不是问题，因为总有一个考务方；本文说的正是没有考务方的那种考试——而人工智能时代大多数筛选流程，恰好就是这种考试。

十四 · 与本栏几篇同族文章的分界

本栏此前有几篇与本文形状相近，读者很容易把它们读成同一件事。逐一分开，并各给一条判决性对照。

《**认领物**》（之四十四）是本栏与本文距离最近的一篇——同一天发表，用的是同样三个学科，解的是同样一道题，因此必须先分开。它说：内卷是产出构成中「认领物」占比持续上升——为使一件产出可被归属于某个人，必须与它一并被生产的那一层东西；三家的账本都只给它成本位、不给产出位，于是同一件事在三处同时显示为「努力增加、产出不变」。

两篇的病灶不在同一处。《认领物》的病灶在**归属的成本**：证明「这是我做的」要花钱，而这笔钱无账可入。本文的病灶在**判定的权属**：一道用来分辨的关失去分辨力之后，没有任何位置有权撤掉它。前者是**多出来的一笔开销**，后者是**撤不掉的一道关**。

判决性对照有两处，方向相反。**其一**：取一个归属成本近乎为零的系统——公司内部的代码仓库，每一次提交都由身份系统确定地记在某位具名员工名下，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证明是我做的」的工作。《认领物》在这里预测内卷读数应当很低（认领占比接近零）；本文预测内卷照样出现，只要评审那一道关饱和而没人有权废它。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年的交付遥测正落在本文这一侧：归属在版本库里是完美的，而评审停留时间大幅拉长、三成一的合并请求根本无人评审。**同一份材料，两篇给出相反的读数。****其二**：反过来取一个归属成本极高、而判定有明确作者的场合——一个定期修订并公开作品目录的鉴定委员会。

《认领物》预测高内卷，本文预测低内卷，因为那道关有作者，失效会被撤。

最值钱的不是这两处相反，是两篇的互补关系：**两条机制可以独立发生，叠加时不是相加。**认领物占比越高，每一件产出携带的可读证据就越多，可读门槛饱和得越快；反过来，关越饱和，人们越要靠加厚认领物来求分辨。二者互为对方的加速器，因此在同一个系统里测到的总损耗，会高于两条各自预测之和。这给出一条可以同时判两篇的检验：**若「认领占比」与「饱和关占比」在跨机构样本里高度相关，说明它们测的是同一件事，其中一篇应当被另一篇吸收；若二者正交而联合解释力显著高于各自单独的解释力，则两条机制都成立。**这两个读数所需的数据都在既有记录里，这条检验现在就可以做。

《**轮空**》（之四十）说停滞是“发起权已经交出而无人接手的那一轮”。它与本文的关系最紧，因为两篇说的都是一处缺席的权责。但读数相反：《轮空》读到的是**改变没有发生**，本文读到的是**改变极其频繁而全部落在同一处**。判决性对照：取一个投递量三年翻倍而录取率不变的机构。《轮空》的换手率读数会显示“发起处三年未变”，判为轮空；本文的饱和关占比会显示“每一道关都在被高频触发且几乎从不拒绝”，判为空关。两者可以同时为真，处方却相反——《轮空》要找出该接手而没接手的那一处，本文要找出该被废而没人能废的那一道。**先做哪一个，取决于这个系统的活动量是低还是高。**

《**能被量的那一面**》（之一）说能被读出来的那一面会自动接管治理方式，而它通常不是长东西的那一面。本文接着它往下走了一步：**当所有面都能被读出来时，“能被读出来”这件事本身就不再接管任何东西**——治理不是被可测面接管，是被**没有人有权撤销的可测面接管**。两篇互补而非重复，而且方向可以对上：那一篇的分子越大（可测面占比越高），本文的饱和越快到来。

《缝合致死》（之八）说系统死于每一件让它更成功、更可传承的正确之事。本文给它加了一个条件：只有当那件正确之事没有作者时才致死。一条有人负责定期作废的度量，缝合不了什么。判决性对照：两个同样度量密集的组织，一个每年公开废除若干指标、一个从不废除；《缝合致死》预测两者都会衰亡，本文预测只有后者。

《静止点》（之二十三）说整篇重做需要一个"所有使用者同时不在使用"的时刻。本文说的作废不需要静止点——一道关可以在系统运行中被单独废掉。两篇因此是一对：重写需要静止点，作废需要作者。一个系统可以两样都没有，那时它既不能重做也不能减负，只能不断加关；这正是本文第六节第三条签名所描述的自我加固。

《哪一份算数》（之十五）说危险发生在"系统预期副本一致，却没有任何人负责让它们一致"。形式上与本文同族——都是预期存在而权责空缺。分界在空缺的位置：那一篇的空缺在维护，本文的空缺在废止；那一篇问的是"如果这两份不一样，哪一份算数"，本文问的是"如果这道关谁也拦不住，谁能把它撤了"。判决性对照：一个把所有副本的维护责任都指定清楚、却没有任何废止流程的组织，那一篇判为健康，本文判为高危。

《两种「不」》（之四十六）与本文同日发表、用的是同样三个学科，且它指认的三家共有前提与本文逐字相同——出路可以在某一个终点上单独结算。分歧在推翻它的材料与由此落到的病灶：本文取自经济学自己（实施期里被记作成本的那一项才是当期真正的产出），落在门槛这一侧；那一篇取自工程学自己（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里，产出端读数与当事人自评同向而实测反向），落在否决这一侧——一次否决有没有人看过，而看过与没看过在所有账本上同码。两篇看似矛盾（本文说关拦不下人，那一篇说绝大多数被否决），实则说的是同一条链上的两类站：关的分辨力塌向零，决定的过目率也塌向零。那一篇的附录把两个读数锁成一条关系式——设投递量 N 、各关通过率之积 $\prod p$ 、可过目产能 K ，则未阅率 $u = 1 - K \div (N \cdot \prod p)$ ，而一次投递的结果确实取决于其内容的概率为 $1 - (\prod p) \cdot u$ ：两侧的失效在这个量上相乘。由此得到一条两篇各自都写不出的结论，也是最值得核的一条判决性对照：撤掉一道饱和的关（本文出路的第一步）会降低投递者的代价，却不改善有据判定率，甚至微降——因为谁也拦不下的关本来就不为下游减载；反过来，给「不」记账（那一篇出路的第一步）改善回报却不降代价。两篇的第一步互不相干，必须同做；只做一半的一方会在自己的读数上看到改善，而投递者的处境不动。若在同一条链上实测出 u 可由 $K \div (N \cdot \prod p)$ 预测，则两篇应合为一条判断，各自都只说了一半。

十五·三家为何各自到不了这一条

三家没有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疏忽。一个领域看不见什么，通常不是它的缺陷，是它的问题结构的影子。

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均衡与配置。信号理论里的"分离"是一个均衡概念，而均衡分析总是问"新的均衡在哪里"，不问"从旧均衡退出需要谁来宣布"。退出的授权问题在均衡框架里不是一个对象——它被默认由市场完成：没人要的信号自然会被市场抛弃。这个默认在有价格的地方大体成立，在没有价格的地方（一

道内部审批、一条评审条款、一份岗位要求）完全不成立，而后者恰恰是可读门槛的大多数。所以经济学看得见门槛失效，看不见门槛无主。

工程学的核心任务是把不确定性挤出过程。在这个任务结构里，"一道关拦不下任何东西"是**成功的读数**——它意味着上游质量好到不需要拦。工程学因此没有任何动机去区分"没有东西该被拦"与"该被拦的拦不住"：这两种情形在它的仪表盘上产生完全相同的数字，而它的整套价值判断都站在前一种解释那一边。这也是为什么第十二节那处约束来自工程学而不是别处——它对同一个现象持有一个相反且正当的解释。

艺术学的核心任务是抵抗标准化。它比谁都早看见可读门槛的空洞——它已经看了一百年，从复制技术开始动摇独一性的那一刻起。但它的任务结构使它把出路一律指向**取消门槛**，而不是**给门槛设计续期与作废的制度**。"为一道关指定一个作者"这个动作，在艺术学的语汇里天然读作审查；它无法在自己的框架内说出"有些关口需要一个能宣布它作废的人"，因为那句话的前半句它就不接受。

三家的盲点因此不是三种疏忽，是三种任务结构各自的背面。而这三个背面恰好覆盖了同一块地。

十六·这个判断底下还站着一块更大的地

把第十三节那十位邻居逐个问一句"它把什么当作给定，因此结构性地看不见什么"，会得到一份出人意料整齐的清单：

- 信号理论把"总会有下一个可分离信号"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分辨整体迁出可读区。一旦承认这一点，**分离均衡这个概念就没有了定义域**。
- 资格通胀把"梯子还有更高一级"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每一级在被踩上去之前就被踩平。
- 古德哈特定律把"有人在博弈这个指标"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没有人博弈而指标照样失效。一旦承认这一点，"被当作目标故被操纵"就不再是必要条件，**该定律的因果机制被削掉一半**。
- 项目区分度把"存在一个考务方"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没有考务方的题库。一旦承认这一点，**整套题目分析的规范性落空**——分析出来给谁执行？
- 注意力稀缺把"稀缺的是接收方的注意力"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稀缺的是可被追究的位置。一旦承认这一点，"把阅读外包给机器就能缓解"这条推论直接失效。
- 柠檬市场把"卖方知道真实质量而买方不知道"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双方都不知道、而且产品确实合格的情形。

这六行背后是同一件被当作给定的事：

> **凡是一道判定，都有一个持有它的位置。**

出题的人、定标准的人、市场、传统、共同体——总有一个谁。正因为所有人（包括互相批评的各派）都站在这块地上，谁也没有回头看它。而本文要说的正是：

> **一道判定可以在无人持有的状态下继续运行，并且继续被所有人当真。**

这不是一种罕见的病态。在一个正规化程度足够高的组织里，它是常态：加一道关只需要一个理由，废一道关需要一个授权，而多数组织从设立那天起就只造了前一半的流程。

十七·一旦被制度采用会发生什么

本文提出的读数一旦被采用，最省事的实现方式是"把这道关最近拦下过谁"做成一个考核指标。而一旦它进了考核，各机构让这个数好看的最便宜办法不是废除空关，是**人为地拦下一些人**——制造拒绝，以证明这道关是有效的。

于是筛选从"没有分辨"变成"随机分辨"。这更坏，而且坏在两处：随机拒绝在所有报表上都会被读作有效筛选；同时它消灭了申诉的依据——被一道空关放过去是没人受害的，被一道随机拒绝的关拦下，受害的人连一个可以指认的理由都没有。

这条反噬我看不到出口。任何对这个读数的核查都需要一次判断，而那次判断本身同样没有作者。把核查交给外部审计，只是把同一个空缺挪到审计机构里。本文提出的读数因此在原理上不能自我保护，只能靠公开——把每一道关的拦截次数连同判定总数一并公开，让被拦下的人自己去看那个数是不是突然变了。这是一个弱得多的保护，但本文找不到更强的。

十八·判错条件

先写出最强的竞争解释，因为不排除它，下面的条件都不算数。那句最朴素也最难反驳的话是：**"其实不就是人太多、位置太少吗？"**

如果堵塞只是供求失衡，那么门槛饱和只是这个失衡的一个症状，权属这根轴根本不必要。下面七条里，第一条就是冲着它去的。

一· **控制申请人数与位置数之后**，若"饱和关占比"与"录用决定依赖不可生成凭据的比例"之间不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则本判断为伪——届时堵塞应归因于绝对供求，而与门槛权属无关。样本纪律：至少六个同制度环境内的单元（同一行业、同一国家的六家以上企业，或同一学会下属的六本以上期刊），在位置数、申请量、行业景气这些关键混淆变量上同质。**不得拿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的对比充数**——那种对比在方法上不能支持任何"控制掉某变量"的说法，只能作启发式例证。

二· 若在一个饱和关被正式废止的机构里，十二个月内投递量与内部工时都没有下降，则本文的处方无效——废关不能减负，那么第九节整节应当被放弃，尽管第五节的诊断仍可独立成立。

三· 若在同一批机构里，**"有作者"的关与"无作者"的关在饱和速度上没有差别**，则第二根轴不成立，四格退化为一维，本文只剩下一条既有的区分度读数，应被第十三节第八条吸收。

四· 若在二〇二七至二〇三〇年间出现并稳定下来一个新的、公开的、可被第三方生成的分离门槛（长期通过率低于零点五且不依赖推荐），则"分辨迁出可读区"为伪。

五 · 若在已经把筛选完全外包给模型的机构里堵塞消失（而不是移到签字环节），则"稀缺的是可被追究的位置"为伪。

六 · 顺序读数：本文预测**门槛饱和早于**录用向不可生成凭据的迁移，而不是同时或滞后。若在时间序列上观察到推荐制的扩张早于形式关的饱和，则本文的因果次序错。顺序比相关难被巧合满足，这一条是本文最愿意拿去赌的一条。

七 · 一条低成本可实做的：任取一条持续集成流水线，清点最近一百次运行里每一道检查红过几次。这份数据在多数机构的既有记录里已经存在，一个下午可以做完。若各道检查的拦截次数分布与本文预测的"多数为零、少数承担全部拦截"不符，本文在这个行当里不成立。

这条判断若被证伪，我们会学到什么：若饱和与权属无关，那么内卷就真的只是供求问题，出路只能在总量上找——扩招、扩容、限制参与者数量。这与本文的处方（改权责）指向完全不同的干预，也意味着过去二十年那些针对流程的改造从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证伪本文，会把资源从制度设计推回到总量调节**，这个后果值得一试认真的检验。

分层引用：本文可以被分三层引用。第一层是"空关"这个构念作为核心判据，最强也最容易倒；第二层是两轴四格作为分析工具；第三层是一条不依赖前两层的经验主张——**在可读证据的生成成本大幅下降的行当里，判定流程中通过率饱和的关口比例会上升，而这一上升不伴随该流程总关口数的下降**。第三层可以单独被检验、单独被引用，第一层被推翻时它仍然站得住。

十九 · 不适用的边界

本文不适用于以下场合，写清楚是为了不让它被拿去做它不能做的事。

不适用于以防止为功能的关口。 安全联锁、适航检查、出厂检验、传染病筛查——那里饱和是设计目标，本文的读数方向相反。

不适用于以评价而非分配为功能的判断。 什么算好作品、哪个方向值得研究——那里的"无主"是健康，不是病。

不适用于仪式性关卡。 有些关口从设立起就没有分辨功能，它的用处是标记一次转换（宣誓、答辩、开工仪式）。用饱和读数去判它，判出来的是一个正确而无用的结论。

本文不主张分辨越多越好。 一个社会完全可以合理地决定某些位置不该被分辨——抽签、轮值、普惠、按需分配。本文只主张一件事：**如果你打算用一道关来分配，就要有人为它的失效负责**。决定不用关来分配，是另一条路，本文不反对它，也不讨论它。

二十·伦理与执行边界

饱和关占比是一个几乎必然会被拿去考核人的读数。因此三条硬性约束写在这里，缺一条这个读数就不该被使用。

其一，这个读数指的是位置，不是人。 一道空关的存在是流程的性质，不是某个审核员不称职。把它算到具体审核员头上，是对这个读数的误用——按本文的机制，一个尽职到极点的审核员在一道空关上也只能一路通过。

其二，不得为了把这个数做好看而制造拒绝。 尤其不得在安全关键系统里为此安排轮换、人为增加变动、或降低通过标准。第十七节已经说明这是这个读数最省事也最有害的达标方式。

其三，已经据此对个人作出不利安排的机构——不予录用、不予晋升、撤销资格——必须公开编码规则，并给出复核通道。 一个不公开规则的分辨读数，恰好就是本文所反对的那种东西的新版本。

二十一·结论，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把全文压成一句：当生成合格证据的成本对所有人同时塌到接近零，可读门槛就整体失去分辨力；而由于门槛通常没有作者，它们不会被撤下，只会被继续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卷，就是这段继续满足的时间。

出路因此不是三家处方里选一条，是按次序走完三段：先由一个具名的位置公开废止已经饱和的关，再给"接住"这个动作记账并让它有代价，最后才谈什么值得做。而最小的插手点在第一步之前——**给某一道关指定一个作者**，一份文件、一个字段、一年一次回答"这道关拦下过谁"。

最后交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 **到二〇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至少三个国家、至少三个不同行业里，会出现公开的、指名的、把某一道既有筛选关口正式废止并说明理由的制度条款，且理由中明确提及该关口不再产生区分。**

什么不算命中，一并写死：机构自行声明"我们优化了流程""我们简化了申请"不算；把两道关合并不算；引入新的检测工具不算（那是加关不是废关）；内部纪要而未公开不算；把废止理由写成"降本增效"而不提区分度，不算。

若到期没有出现，本文关于"作废需要作者"的处方在制度上不可行，应当被放弃——而第五节的诊断与第十八节第三层的经验主张仍可独立成立。这正是本文采用分层写法的原因。

附·本文自己是不是它所描述的那样东西

是。

本文面对的发表通道有一串可读门槛：字数、格式、参考文献体例、术语规范、伦理声明。这些关的通过率极高，真正的分辨发生在一次不公开、不记录的判断里。而本文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宣布这些关作废——它能做的只有再交一份合格品。

本文因此是它所描述的那样东西的一个标本：它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份合格产出，而它对分辨力的贡献未知，并且不可由它自己读出。这个定位有一个具体后果：

> **本文不能靠被发表来证明任何事。** 它只能靠一件事被检验——有人据此去清点一次自己流程里各道关的拦截次数，并把结果公开。

如果没有人这样做，那么本文就恰好是它自己所描述的那种东西：一份合格的、从未被接住的产出。这不是谦辞，这是本文自己的判据用在本文身上得到的读数。

注释

一 · 本文所用的"可读"取其字面义：可被第三方读取并据以判定。它不涉及任何关于可读性优劣的价值判断。一道关可读是它的优点（可核查、可申诉、可扩容），也是它可被生成的原因；本文不主张放弃可读，只主张为可读门槛配一个作者。

二 · "饱和"的阈值取零点九五是一个操作性选择，不是一个理论常数。任何在零点九到零点九九之间的取值都不改变本文的结论，但会改变具体机构的读数，因此比较不同机构时必须使用同一阈值并注明。

三 · 本文中的"不可生成凭据"不等于"人际关系"。一份第三方托管的、可核查的履约记录同样不可被申请人自行生成，而它是可扩容、可申诉的。第九节第二步所说的"给接住记账"，指向的正是这一类——把分辨迁到可被追究的位置上，而不是迁到私人关系里。

四 · 本文为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不报告任何虚构的样本、统计结果或实验结论。文中引用的所有数字均来自公开来源，出处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Akerlof, G.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 488–500.

Becker, J., Rush, N., Barnes, E., & Rein, D. (2025).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Early-2025 AI on Experienced Open-Source Developer Productivity. *METR*. arXiv:2507.09089.

Brynjolfsson, E., Rock, D., & Syverson, C. (2021). The Productivity J-Curve: How Intangibles Complemen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3(1), 333–372.

Campbell, D. T. (1979).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1), 67–90.

-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Academic Press.
- DORA / Google Cloud (2025). *State of AI-assis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2024 年版为 *Accelerate State of DevOps Report 2024*。)
-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odhart, C. A. E. (1975). *Problem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The U.K. Experience*. In *Papers in Monetary Economics*,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 Leonard-Barton, D. (1992). 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S1), 111–125.
- Levinthal, D. A., & March, J. G. (1993). The Myopia of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S2), 95–112.
- Lopes, D. M. (2014). *Beyond 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pes, D. M. (2026). AI Art and Artists: What They Are, What They Could Be, What They Should B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doi:10.1093/jaac/kpag001.
- Lord, F. M., & Novick, M. R. (1968). *Statistical Theories of Mental Test Scores*. Addison-Wesley.
- Merton, R. K. (1940).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8(4), 560–568.
- Nguyen, C. T. (2024). Value Capture. *Journal of Eth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 27(3). doi:10.26556/jesp.v27i3.3048.
- Selznick, P. (1949).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on, H. A. (1971).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In M. Greenberger (ed.),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投稿量与投递量数据：领英二〇二五年投递量同比增长四成五（经《纽约时报》报道并由多家媒体转载）；AAAI 2026 初投稿超过三万份，2025 年约一万五千份（见 AI 辅助评审试点报告，arXiv:2604.13940）；Organization Science 编辑部对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与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1 月两段投稿量的对比（见该刊 2026 年编辑部文章，doi:10.1287/orsc.2026.ed.v37.n3）。

本文由三个分属不同学科、且互相冲突的理论体系碰撞而成。全部来源均为站外公开文献，可自行核对。 作者：王德生 + Claude · SDE Universes · 学科通融